

因為在反對我們的五個人之中，在匈牙利問題表決時，四個人是棄權的。在另一方面，我相信此項議論對於大會許多代表是有其效果的。

一三九．一個國家爲了移轉其對自己所有失望的注意力，竟然不惜任個人挨苦，這種情勢我們受得了麼？

一四〇．我們曾經要求促請埃及尊重其應盡的義務，特別是個人的自由，並且把沒有正當理由押收、沒收或清算的財產悉數發還給原主與公司。我們希望秘書長採取必要措施，使埃及尊重外人的權利和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

午後五時散會

第六三〇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Prince WAN WAITHAYAKON (泰國)

議程項目六十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至十日大會第一 緊急特別屆會所審議之問題(續前)

一．Mr. ZEINEDDINE (敘利亞)：昨天法國代表提出聲述。我感謝主席使本人亦得發言。

二．法國代表於聲述中提及我國及本代表團。他說：

“敘利亞代表在發言台上曾經用一個比喻說：你決不會以一雙血手去見官。我卻更要進一步說：你有一雙血手更不能替代法官。”〔第六二九次會議，第一三四段。〕

三．我對法國代表敬重唯謹，但讓我提醒他一下，敘利亞代表團從沒有用過這樣的譬喻。這話從未說過。不知他從那裏得來。這大概說錯了吧？還是出於想像？如果在他所提的別的事項上，他所持的法律論據的真實性也不外如是，那就再度證明他的陳述在事實方面和別的方面都是憑空臆說的。

四．假如大家容許我，我倒想替他辯白。他當然不是隨便犯這錯誤的。他深感自己孤立寡助，除了聯合王國和以色列以外，就沒有人去支持他，而聯合王國和以色列就是爲了要在中東串同侵略而組成的不大神聖的結合裏的其他的兩個份子。這種無人擁護、四顧空空的情形，也許就是他陷入這一錯誤的原因。

五．不過，這並不是我到這講臺上來的主要理由。法國代表還說過些真正重要的有關敘利亞的話。他說，敘利亞就是“正在境內壘積軍火可能在中東隨時燃起戰火的國家。”〔全上。〕

六．我極誠懇的、坦白的說，他這句話，毫無根據。我用“毫無根據”一詞，乃係要避免用其他更坦白、更率直的詞語來形容他這番話。我用“毫無根據”一詞，係爲着尊重大會，更敢說是爲了顧全體統，並希望法國代表於將來論及敘利亞代表團時，也設法用些較合體統的詞句。

七．敘利亞並無廣增武備。我們既無廣增武備的資財，亦無廣增武備的意欲。我們絕不想在中東重燃戰火。我們有一點武備，但一部份是從法國那裏購來的。我們所以有這武備目的是爲抵抗侵略。每一國家都有自衛的權利，抵抗侵略的職責。一國有遭侵略之虞。聯合國所有其他會員國即有以各種可能之方法予以援助之責。這是具載憲章不能免除的。

八．但是法國的聲述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提出來，似乎頗具深意，微露某種政策。我們之所以要發言，加以討論，其理由在此。

九．事實上，這聲述之提出是與過去兩日來 Sir Anthony Eden 於倫敦、法國總理 Mr. Mollet 於巴黎以及 Mr. Mollet 和 Sir Anthony Eden 所重視的 Mr. Ben Gurion 先後所作的聲述桴鼓相應的。在這些聲述裏，特別是在法國國會中所提的一項，所說的是：苟非法國干預，則 Mr. Mollet 今日將哭弔一個破滅了的以色列。英國首相 Sir Anthony Eden 告訴我們說那三個信奉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國家，在行動上並無勾結同謀情事。但 Mr. Ben Gurion 卻更進一步，表示他的意願和決心，謂如不撤退則已，苟須撤退，則非依他自定的條件不可。

一〇．法國代表團告訴我們說敘利亞在廣增武備藉此使中東衝突復燃。我們當然不願看見 Mr. Mollet

爲了一個毀滅了的以色列或者別的什麼而痛哭一頓。但同時我們也決不肯讓他在進行侵略以後還可大笑一場。我足恭至誠的認爲在這樣的情形裏大笑一場，對世界和平極端危險。他笑笑是可以的，但在 Mr. Mollet 笑容之下，看見的只是世界和平遭受摧毀的景象。

一一．但這幾個聲述的含義——這點很重要——就是：在中東從事侵略的三國，定要繼續合作，定要向全世界繼續否認它們勾結同謀，否認它們的共同行動與共同目的。我們痛恨侵略，但容我說一句，我們更鄙薄陰謀。它們有此行動，卻矢口不承認，我們委實引以爲憾。作此否認，也許在政治上不無其利，但我們認爲這既不能自圓其說，亦將不爲明達的世界輿論所接納。

一二．在這情形下，我要聲明本國政府或於其認爲適當時，請聯合國進行調查，探究那三個信奉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國家間勾結同謀的情形，並將事實，曉示於世，現將其犖犖大者敘述如下。

一三．第一，十月二十三日，即侵略發生前六日，法國軍隊從海法港進入以色列；第二，法國軍隊約半師人，於西奈半島向埃及襲擊；第三，迦薩區對開海面英國海軍在猶太復國主義者進行襲擊時的行動，係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進擊行動本身合作的；第四，在敘利亞上空有該三盟國的空軍活動；第五，英、法之利用以色列航空站亦爲同一目的；第六，在以色列侵略前及進行侵略期間，從英、法方面來的軍火供給源源不斷；第七，目前在以色列與賽普勒斯島上的準備，仍令人疑懼。

一四．還有別的事實我不在本階段裏提出，但於以後一階段敘述，因爲這些事實或可在將來的調查中，確鑿揭露出來。

一五．在一般討論時〔第六一〇次會議〕，本代表團曾竭力表示敘利亞所採的政策。這政策主要是想努力用國際合作來代替阿拉伯各國和其他地方所受的殖民主義支配。它對任何國籍的居民，無論他是法人抑或是個人，苟非企圖傾覆行動，損害國家自衛的合法權利，絕無敵視之意。

一六．在這危機當中，我們人人都應記着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昨天在這講台上所說的話。¹ 他的話代表東方的智慧——唯有數千年的文化才能產生的智慧。

¹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尼赫魯先生向大會作非正式演講

一七．我們一方面決心抵抗侵略，一方面也同樣決心必從各方面儘可能鼓勵和平的發展。如果我們對法國聲述有所爭辯，這不過是因爲想使本大會的空氣恢復和洽——即使不是像魔術一樣一蹴即至，但也可以逐步做去——務期大會工作有效，完成其使命，即憲章所負的使命。

一八．Mr. WADSWORTH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曾接獲關於某些國家國民和無國籍人在埃及所受待遇的消息誠令人關切。該消息之可靠程度如何尙未能完全探悉，情勢在某些方面仍屬模糊，亦無從獲得分曉。

一九．據我國政府最近所獲消息，埃及有數目不明的若干人，其中包括英、法兩國國民和猶裔，曾遭壓迫及威脅，且有被令出境者。我們雖承認任何政府俱有權爲保護本國安全而採必要措施，但如對少數民族施行無理壓迫，美國自必表示關切。

二〇．現在已請美國駐開羅大使，將美國人民對此等報導之關切，提請埃及政府注意。美國希望凡以種族或宗教爲由或因隸外國國籍而對同爲人類之人加以不公之歧視的一切措施，務應儘可能確保不予施行。

二一．末了，我冒昧的提出一個請求。我想：目前討論的事項，拖長討論下去殊屬無益；總之，盛氣洶洶，從事討論，決無益處。因此，我雖無意阻止業經列名於發言人名單並將繼我而上本講臺的各代表的發言，但我欲向他們以及尙願就此問題發言的其他代表貢獻點意見，就是：我們如能將本階段的討論及早結束，則最爲有益。

二二．Mr. EBAN (以色列)：十二月十八日〔第六二四次會議〕，有人請大會注意埃及政府爲對付屬某數國國籍的人所取的違反國際法及人道的措施。

二三．埃及代表業已承認曾將無辜的人施行逮捕、沒收其財產、驅逐其出境，他所舉的唯一理由是這些人的國籍與宗教信仰。某些代表團曾在此替他們在埃及遭受歧視的國人說話。但此事牽涉到人道上的廣泛問題，凡代表團對此都負有同樣責任，就以以色列而言，則因其感懷已有悠久的歷史，是以對此關切，更屬理所當然。現有無國籍的人，一切國家自應爲他們說項。此外，被埃及逐出的人，千百成羣，陸續逃抵以色列岸境，於是關於埃及政府所應負責且經其自認

負責的黑暗與險惡行爲，我們遂成爲其一最確鑿的消息來源地。

二四．目前，排外之風甚熾，其中有一事件，對本世代的道德良心，關係異常重大。我所指的是對埃及裡歷史悠久的猶太人的劫奪與迫害。有一無可否認且甚黑暗的事實，就是今日在埃及境內，凡崇奉某一文化與宗教的傳統——即猶太教的傳統，即視爲有剝奪其財產、褫奪其公權，甚且驅逐其出境的理由。

二五．我並不要請大會聆聽此等事件的詳細分析。本代表團已不時經由本屆主席，將有關資料向大會奉告。但我想簡略地節述此中情形的一些要素，這些要素會引起我們和別人的深切與誠懇的關懷。

二六．約有一千名的外籍猶太人現被囚於開羅的 Barrages 獄。某些公共建築中設置特別的拘留所，其一爲開羅城內猶太社區學校校舍，裏面拘禁着好幾百猶太人，無國籍的和埃及國籍的都有；又其一爲太陽市裏的 Abraham Beterich 學校，拘禁多名的外籍猶太婦女。隨時遭受逮捕而被拘禁的，連同已經逮捕而至今仍被拘禁的，幾乎包括所有的猶太社區領袖在內。

二七．約有九百被逮捕的人，其命運與去向，俱無從獲悉。他們大都是受放逐人的家屬，拘禁下來作質，藉以保證其家人在國外能保持緘默。離境者有多人已抵以色列境，報告他們的經驗。他們祇准帶一手提箱的衣服和二十埃及鎊。他們被迫簽署文件，聲明永不回埃及，並聲明放棄其對物產與資金的一切求償權，而在埃及所遺下的資產則盡捐給政府。

二八．在埃及有五〇,〇〇〇猶太人，其中一六,〇〇〇人屬外國國籍，一五,〇〇〇人無國籍；其餘則爲埃及公民。但據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羅總督發表的公告，凡信奉猶太教人於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以後爲埃及國民者可能被剝奪國籍及被逐出境，一九三二年以前歸化者除外，彼輩或可以獲准留境，但以未經內政部判定其爲缺乏忠誠或認爲係猶太復國主義者爲條件——這都是主觀的定義，用語並不明確。

二九．猶太社區受極嚴酷的經濟措施所管制：銀行賬款被凍結，財產被查封，工業與商業組織爲政府所佔取，猶太僱員全體解職。猶太醫生，不准業醫；猶太律師，不准執行律師職務。我手上拿着的是一份迥異尋常的法律條例，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由埃及政府公佈，其中標題如下：“戒嚴狀態；軍事公告；查

封；受限制條例影響之各類人等；徵用法令與執行逮捕及沒收手續之法令。”這文件載有很長的名單，列舉財產被查封的人名，這些人都是無故的受這種違法的勒索。

三〇．例如第一七〇號令述及開羅有一八六八、亞歷山大有一九四八、薩伊德港有二十八人、吉沙有二十人，蘇伊士有十二人，俱將由該令內所指定的人員自由決定是否受此等專橫的逮捕或被驅逐出境。第一七一號令提出十三人，中有開羅猶太社區卓負聲譽的主席，而此社區中人，則自其財物、一切所有以至其本人，俱經規定須受此法律的支配。第一七四號令與一九六號令列舉猶太社區十三個主要商務與營業機關，全受政府查封。第一九七號令提及埃及最大的百貨公司 Grands Magasins Cicurel。該公司董事會主席是開羅猶太社區首長。

三一．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開羅又公布新法，其中列舉大多數其他爲埃及籍或無國籍猶太人所經營的重要商業，並規定盡予查封。

三二．如果研究一下這個載列好幾百個名字的長名單，就會發現一個很特別的情形。沒有一個名字不是信奉猶太教的人的名字。一項所謂破壞安全的法律，其施行對象竟全是崇奉某一宗教信仰和傳統的人，大會還能想出一個情形比這個更特別的嗎？這充分地確立歧視原則，美國代表於慷慨陳詞要求不要以種族或宗教爲由施行任何歧視措施時曾提請注意這一點。

三三．無疑的，查封與驅逐的唯一原因與動機係緣自被害人的宗教及其民族與文化傳統。我們手上有發給令離埃的人的驅逐令原本。其中措詞極爲無理而簡約。發該令的省總督，對接令人祇說一句話：“着於八日內離埃及境。”我們手上有些收條，因此得知到達邊境的人，在他們迭經劫奪的過程中，自用的珠寶首飾和其他私人所珍貴的物件，俱遭剝奪。例如，我這裏有收條一紙，由埃及當局發給一個在此劫奪情形下離開埃及岸境的人。該埃及官員承認收下這人的領帶別針一枚、錶一個以及紀念其妻子的珍飾若干件。

三四．我已說過，有很多曾遭此侮辱暴虐的人，已抵達以色列岸境。我們對這些人當然是大開國門款接他們，但本代表團不得不請大會注意，在這剝奪他人經濟、破壞整個社區生活和侮辱其中人民的那種制度下，不加驅逐其實反比施行驅逐來得殘酷。是以若尊重人權，則不獨須不爲強迫放逐之事，且亦須將破壞與摧

毀多少十萬人的生活、生計以及其基本人類尊嚴的各項措施，毅然撤消。

三五．埃及報紙，大會亦知其不能盡免政府方面的影響，其中即有滿含種族仇視的文章。我指的是十一月二十七日 EL Tahrir 報所載一文，裏面論述猶太民族的歷史、傳統與歷史以來所崇奉的神聖宗教原則，該文用語之卑鄙可厭不下於本世紀三十與四十年代間歐洲某些報業。

三六．由此可見，世界現所面臨的情勢實非其良知所能恕置者。這都不是在戰爭甫酣、輿情激昂之下做出來的行爲，因爲此等措施係在停火辦法經普遍接納後，且事實上還在對非埃及軍隊從埃及國土撤退一點經普遍同意後才制訂與實施的。此等措施非對付軍隊，而是對付那些全在凌虐者的權力與法律統治之下毫無辦法的人們。這些也不是緊張情勢中偶發的事件。它們是政府所制定下來的政策，其技術周到徹底，顯見這些政策早就策劃妥當。

三七．因此，本代表團深信大會在此要應付的是一項侵害人權和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爲。施行此等政策的政府當然不能援引憲章請予保護，而一方面則繼續進行其違反憲章制度的原則和理想的行爲。聯合國在埃及國土內致力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且它在這方面的工作是爲了埃及的利益，所以在道義上言，目下在該地發生且在聯合國的行動正往前推展中發生的事情，聯合國實負連帶責任。

三八．這樣說來，此事乃係給聯合國在埃及履行其職責時的一個考驗。憲章促請所有會員國遵行其所定之規則，今竟有人濫作妄爲盡予破壞，聯合國豈能熟視無睹？

三九．就以色列言，目前情勢的嚴重，至爲清楚。輿情洶湧若是，此等事件勢必影響以色列與埃及間關係的每一方面，亦甚顯然。我們想到這些損害埃及猶太人的種種行爲，竟繼其他國際敵對和交戰行爲之後而發生，實在不能隱忍。在撕毀條約，不斷鼓吹戰爭狀態，復以單方行動攔佔世界交通的大動脈，遽使中東陷入後患無窮的軍備競賽以後，今又對一班在埃及束手無策的人的基本人權加以侵害。

四〇．我們深信聯合國決不願對此情形姑息縱容或者自守緘默；世界各國人民之所以成立此主權國家的同盟，並藉憲章以表示其崇奉人道與和平的高尚理想，實緣此類行爲之不能曲宥。

四一．因此，以色列堅信聯合國如繼續不斷公開討論，激動輿論與公憤，這問題終可獲解決。欲顧全在埃及那一班人的命運，必須緊急作最大的反抗——就是說：人類的天良反抗在本世紀歷史上留下如此悲慘紀錄的政策與態度。

副主席 *Mr. Urquía* (薩爾瓦多) 就主席位。

四二．*Mr. RIFA'I* (約旦)：十二月十八日〔第六二四次會議〕，法國代表重開關於中東問題的討論，提出指摘埃及政府的一項聲明。該代表事前復分發兩項文件〔A/3400 and Add.1〕，指控埃及於其本國領土內虐待法國國民。他也開過記者招待會，所言亦復相同。昨天他又發言，就同一問題再作聲述。

四三．以色列代表亦做該代表所爲，分發文件數項〔A/3398, A/3412 及 A/3457〕。他早先已發言，頃亦再作聲述，大致與法國代表的聲述相同。

四四．聯合王國代表不願屏於這場論戰之外，因此亦附和法國代表〔第六二四次會議〕的意見。

四五．這三位計擬作這一新行動，卻忽視了一件事實，就是：如果有任何一方要把問題提出再行討論的話，該方應是埃及和阿拉伯各國。理由是我們是被害人，我們有很多受枉屈的地方要向各代表申訴，請他們審議。因此現在我們既有機會發言，我們就不獨要駁斥對埃及所作的指控，而且還要把在埃及領土內因以色列、法蘭西和聯合王國的軍事進攻而引起的情勢中所含的真正事實，一一陳述於大會。

四六．在第一個階段裡，向埃及施行的猛襲是由武裝軍隊執行的。現在的方式則由以色列在埃及領土內作許多違法的行動，並由進侵的三國，提出大規模的指控與歪曲的事實，欲藉此削弱埃及在本大會所獲的道義勝利。

四七．也許法國代表想運用這種策略以達其在國內政治上的目的。假如是這樣子，我要聲明：這個講臺不是供任何一國國內宣傳之用。不過，這種指控的作爲，永不會成功，因爲這正像斷矢零鏃，起不了作用。

四八．我想趁這機會檢討一下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來的經過。那時大會通過了它的最後決議案〔決議案一一二〇(十一)〕重申它以前向法蘭西、以色列和聯合王國所作的請求促請該三國將它們的軍隊從埃及領土撤退至停戰界線之後。

四九. 聯合國緊急軍迅速成立，而聯合王國與法蘭西則徐徐退兵，以色列且在履行依上述各決議案所負義務上不睬不理。此外，上月裡，以色列還實施新的違法行爲。我將向各代表報告其中一二，以謀對策。

五〇. 我無須詳述以色列如何公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或聯合國憲章。這在本討論的初期，已加敘述。但我要請各代表注意以色列所實施行爲的真相，其實施方式構成最醜惡的殘害人羣罪行而且是登峯造極的反人道行爲。這悲劇的發生，有如下述，經目擊此事的記者與各報社、新聞社及各官方證明屬實。

五一. 當以色列軍隊佔據迦薩與西奈時，其在該地帶內對平民及無力違抗的難民肆行殘暴的消息，各地俱已風聞。不幸的人民，備受殘酷的以色列軍隊所宰割，以色列軍隊周行各鄉村，大事搜索、調查、甄別、逮捕，並將凡受以色列當局之嫌疑者，一舉放逐去向不明。在迦薩地帶有阿拉伯青年三千人，被送至以色列境內，從此踪跡杳然。有情形可憫的難民及平民不下數十，遭其殺戮，被逐出境者，數以百計，而逃向約但邊境者，更屬指不勝屈。

五二. 我現將此等悲慘事件扼要報告大會。十一月十七日，紐約前鋒論壇報載：

“迦薩地帶佔領區內之以色列軍司令 Chaim Gaon 中校，倉卒於以色列陸軍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報告在其指揮下的軍隊殺戮阿拉伯難民之詳情。

“同時，派駐迦薩之聯合國救濟工賑署觀察員 Thomas Jamieson 亦揭露其他殺戮情形。

“據 Gaon 中校云，以色列部隊轉回拉法，翌日即以裝有擴聲筒的運貨汽車巡迴市區，着令一切人等自投聽候甄別。

“此令一發，以色列軍兵即開始入屋強逼人出屋外；繼之以鎗擊。其中有些阿拉伯人欲越沙邱逃出拉法，即被鎗擊。Gaon 中校謂死傷確數難定，因各屍首並未全部尋獲。”

五三. 以色列進侵軍入可汗尤尼斯城時，即將城內十八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集在一起。以色列軍隊在可汗尤尼斯指定三處爲行刑地：一在城砦 (The Qal'a) 前面，一在 Abu Hilmi As-Sagga 屋後，一在市府大樓附近。受刑者全體在此三處爲以色列人鎗殺。下面列舉的是可汗尤尼斯某些人家裏遭鎗殺的人數：Barbakh

家二十人，Najjar 家十七人；Shahwan 家九人；Jarboua 家七人；Al-Farra 家五人；Al-Agha 家五人；Wafi 家四人；Al-Azaar 四人；Al-Battah 家三人。其餘則爲阿拉伯難民。

五四. 十一月十六日，紐約時報載美聯社報導，謂在迦薩地帶附近的數次糧食暴動中，爲以色列軍兵殺死的阿拉伯人有五十名，擊傷者二十五名。這些可憐的阿拉伯難民，原係被以色列人從他們在巴勒斯坦的家園和產業裏逐出，後來在迦薩找得個避難的地方，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損失淨盡，祇逃出了一命。但他們愁慘的命運又叫他們重陷以色列之手。這次就祇有一死。他們求給每日的配糧，一個麵包——而以色列人卻把他們弄死。他們別的弟兄們就第二次被棄於沙漠或被驅入約但境。

五五. 我想就此點說一句：本代表團從約但政府處接獲的官方報告，載述於十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間從迦薩地帶的以色列恐怖下逃入約但境避難的阿拉伯平民數達一，八六五人。其他能逃出迦薩的阿拉伯人，每日仍續趨赴約但境。

五六. 十二月十一日又聞以色列人所作的最恐怖事件。無辜的人——手無寸鐵、與人無爭的阿拉伯村民——不問男女，竟供犧牲。我指的是以色列總理亦經承認的最近在 Kafr Qasim 對阿拉伯男、女、兒童所施的屠殺。該事發生於十月二十九日。

五七. Kafr Qasim 是一個人口一，五〇〇人的小村落，位以色列境內，距約但邊境不及半哩。那些受難的人可說是代表巴勒斯坦辛勤、與人無爭、祇知從事其合法的日常工作的村民。這些人大清早拖着曳重的牲口和犁具到田間耕墾。他們在以色列的重軛之下過着不穩定的生活，一點的安全，就憑這土地來供給。那天他們回家的時候，尙未入村，就被包圍起來，像牛羊般趕到村裏廣場上。他們聽說他們已犯了罪：罪是他們違背了宵禁令，該令發於晨間，他們已在田間，不在村裏，那就是說，宵禁的施行，他們並不知道。以色列軍司令告訴他們此罪該死。草草宣判，話猶未了，一陣鎗響，村民盡都倒地，在血泊裏打滾。

五八. 這消息從極可靠方面傳到約但政府那裏。但以色列總理不發這屠殺的消息，有數星期之久。後來他須得向以色列國會報告。於是將這事粉飾一番，示意謂經已撥出多少款項，賠償罹難者親屬，並將懲罰那下令施行屠殺的將官。可憐的受戮村民，連男、女

兒童在內，計九十四人，而以色列總理承認的祇有四十八人。

五九．有位以色列詩人，名 Nathan Ultraman 者曾就此殘暴事件，作詩一首，稱之為以色列對全人類所作最暴酷可怕的罪行。

六〇．這次屠殺之可怖與冷酷，自然叫我們憶起以色列所犯的其他兇殘罪惡。我所指不是 Deir Yassin 的屠殺，因為這已為衆所共知。我說的是那些很少宣揚的罪行。

六一．其中一項是在里達發生的。據搜集至今所得到的證據，以色列人在該地圍捕手無寸鐵的里達居民中許多青年，驅入市回教寺。人數計有數百。這些人在寺裏被查問的是他們所信奉的宗教。是的，查問他們的宗教——不是查問他們的種族或國籍。是基督徒的，就送往聖喬治教堂；回教徒則命留於原地。那幾個基督徒的命運，不得而知。過了不久，有一隊武裝士兵到來，在那些集在一起青年人面前，站好崗位，接着用自動式武器向他們開火，無一倖免。呼號的聲音，傳到他們兄弟姊妹父母子女的耳裏，但這些人卻也正被以色列人驅逐離城。

六二．我還可縷述不少以色列人所作窮兇極惡的罪行。同是那些以色列人，現在卻厚顏斗膽嚷着要人保護他們在埃及的同教中人，並指控埃及與各地的阿拉伯人不尊重猶太人的私有財產與猶太人的個人自由。

六三．以上所述和其他類似的事件，便是以色列侮蔑本大會與漠視一切道德價值而作的第一種違法行為。

六四．第二種違法行為就是埃及武裝軍隊在西奈到處執行焦土政策。我請將美國中東之友協會接獲該會駐開羅代表 Commander E. H. Hutchison 的電文宣讀。Commander Hutchison 前曾任約但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該電於十二月十一日發出，其文如下：

“以色列人退出西奈時厲行焦土政策。聯合國軍南斯拉夫部隊，於蘇伊士運河東二十七公里，即遭阻滯，不能前進。公路、鐵道、交通線、橋樑、村落、蓄水槽、礦場、油池全被破毀……居民情形悽惻，流散於西奈全境。”

六五．十二月六日，紐約每日新聞登載該報駐台拉維夫通信員來訊如下：

“據消息靈通方面今日報告，退出西奈之以色列軍隊正進行毀壞各機場、道路、電話線、以及凡埃及方面可用以在邊區裡增集軍力的一切便利設施。所有筒管悉運至以色列南方伊拉斯港，備供以色列擬安置從伊拉斯至海發的運油管之用。”

六六．同日紐約時報載聯合國緊急軍司令 Major General Burns 與以色列軍司令 Major General Dayan 會晤的報導如下：

“General Burns 與 General Dayan 於機場舉行會談時，在場者俱聞有沉鈍的爆炸聲，隱若遠雷。

“聯合國飛機某機員問以色列軍官：‘這會不會是雷聲？’

“機場一軍官答道：‘這不是雷聲。我們這樣做不過是使埃及人不那麼快回來罷了。’”

六七．十二月十日紐約世界電訊登載該報記者 Mr. Sparks 寄來報導一則。Mr. Sparks 係隨聯合國軍進入西奈沙漠者。該報導中數段，轉錄如下：

“聯合國派入西奈沙漠恢復和平之南斯拉夫部隊現已遭遇阻滯，不能前進，因其必由之路已被以色列軍掘毀，並埋有地雷。

“本記者與其他十個國家的記者沿途跟着正行撤退的以色列軍兵，極目四望，一片焦黑，想是實行焦土政策所致……

“行經三個村落，闕無生物，平民非經驅散即遭放逐，牲畜盡予屠殺，以前水塔已行破毀，所有家宅及設施均經炸毀或夷為平地……

“復見有情形悽惻的一營難民，用幾根殘枝，生着微火，煮他們的一點點配糧。他們穿着白色的袍子給寒風不斷地吹着縮成一團……

“我慢步走，看到難民赤足在鐵路枕木上行。同行一伊朗記者問其何往。他們指着附近一堆瓦礫說：‘回家去——看看還有騰下的沒有。’”

六八．以色列的第三種違法行為就是它不遵守決議案的規定將軍隊撤退至軍事停戰界線之後，以及公然反抗國際社會的意旨。

六九．以色列顯然是不肯遵守本大會連續通過的各決議案裏請其將軍隊立即無條件撤退至埃及以色列

停戰線之後的要求，而僅作其所謂稍予撤退或“到達某一距離”的撤退。它這辦法就是藐視聯合國的尊嚴。以色列對大會規定其負義務的決議案向來置之不理，無疑地，它是受了這個老習慣的鼓勵。過去九年來，以色列一直都藐視聯合國的決議案，卻從未有人設法採取任何行動以為對付，就連譴責，也沒有做到。現在它對着令停火與立刻撤退的目前決定，又再取此同一態度。

七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本大會幾乎一致地表決促請以色列立將其軍隊撤退至埃及以色列停戰界線之後〔決議案九九七(緊特一)]。該決議案由秘書長遞送以色列。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以色列政府函覆〔A/3291〕是項促請。該函既全失大體，復乏責任感。函中以色列竟以戰勝國自居，但它心裏明白其所以不至潰敗於埃及之手者，乃因它得了聯合王國與法蘭西兩護衛人暗算埃及之助。

七一．十一月二十一日，以色列代表於其對秘書長就以色列軍隊退出埃及領土一事所提各問題作覆的一函中〔A/3384，附件貳〕，仍以以色列政府支吾推托之詞對。雖然第一緊急特別屆會各決議案清楚地、強調地提請以色列立將軍隊撤退至停戰界線之後，但以色列政府對此等命令毫不理會，祇通知秘書長謂其已將沿埃及前線的軍隊作距離不等的退卻。

七二．十二月十一日，即要求立刻撤退的第一決議案通過後四十日，以色列外交部長在華盛頓宣佈迦薩地帶問題為特殊問題。Mrs. Meir 復謂：

“我認為目前殊無就此作任何結論的必要。”

十二月十八日，紐約時報有如下之紀載：

“David Ben-Gurion 總理今日發表談話，謂以色列將不容埃及人反回迦薩地帶。在耶路撒冷某次記者訪問中，他曾兩度強調‘在任何條件下，埃及人都不能回來’迦薩地帶。他說：‘我們決不讓他們回來’。”

七三．昨日下午我接獲本政府電文一通，謂迦薩區以色列當局現正實施勢甚嚴重的強壓政策。據電文宣露，該地阿拉伯人正被逼簽署申請書，要求以色列續佔該區。凡不肯簽署申請書者，即予下獄。

七四．我國政府認為此種行動將引起新的危險，且更證明以色列並無退至停戰界線之後及遵守大會決議案之意。

七五．我國政府復認為任何此種申請俱為勒索的結果，因此並無法律價值，更非代表迦薩居民的意願。

七六．十二月十四日，據報以色列軍已阻止西奈半島上聯合國緊急軍南斯拉夫部隊之進展，並着其退卻。以色列人告南斯拉夫部隊，謂彼輩曾獲訓令不許聯合國軍前進。

七七．我已將有關以色列行為的真正事實提供各代表審議——這都是無可置辯的事實。本代表團今日於此發言，不唯提醒各代表注意上述的違法情事與殘暴行為，且亦促請大會考慮採取其認為必需的行動，藉使其決議案生效。

七八．我固知大會同仁或正待秘書長的工作進度報告書，俾可為行動的根據。我深信秘書長必能於大會休會前提出。本代表團渴望秘書長能於今日提出陳述，就以色列軍隊撤退至停戰線之後英法軍隊撤離埃及領土兩事，加以闡明。如秘書長能將薩伊德港破壞情形與西奈境裏摧毀的程度報告我們，我們將極感激。本代表團認為特別重要的其他事項是：向西奈半島及迦薩地帶內阿拉伯人民所施的殘暴，以及以色列於該地帶所採的政策。我希望對秘書長作此請求不至給他不便。

七九．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即距今五十日前，美國代表曾將以色列侵略埃及一案提出安全理事會，後復提出決議草案〔S/3710〕，其中第二段(c)規定理事會應促請所有會員國“於以色列未遵行本決議案前，不可以軍事、經濟或財政上之援助供給以色列”。美國代表提出該決議草案於安全理事會時說：“這自然不過是最低限度的制裁”。²

八〇．美國決議草案後因聯合王國及法蘭西施用否決權，不獲通過。

八一．差幸大會這裏沒有否決權，而以色列軍隊不撤出埃及領土的情形，仍然存在。因此十月三十日在安全理事會適用的決議草案，今日在大會裏還可以適用，尤其是因為以色列對這個已為本大會六十五個會員國所支持的決議案，還沒有遵行。無論如何，目前我暫不堅持此點。

八二．但我卻要加上一句，以色列撤出埃及領土之緩慢阻礙聯合國緊急軍沿埃及以色列停戰線上據守。大家都知道，這緊急軍之成立就是要在埃及和以

²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一年，第七四九次會議，第十九段。

色列之間做一道藩籬，駐紮在停戰分界線上。因此它要離開它在蘇伊士運河區的基地和營房，穿過西奈半島，向最後目的地進發。所以以色列軍隊不撤退，便是阻礙聯合國的努力，妨礙聯合國緊急軍的執行職務。

八三．從這情勢看來，則今日以色列代表到此以其歪曲的事實與誣告攻擊埃及，其荒唐殆可想見。他指控埃及向埃及境內猶太人施行嚴酷措施，待遇不當。但他己身不修，何以責人。

八四．以色列代表談及他之所謂埃及境內猶太人所遭之脅迫，卻竟忘記留居以色列暴政下的一八〇,〇〇〇阿拉伯人之被視為次等公民，其公權與個人自由，泰半已受剝奪。居於以色列的一八〇,〇〇〇阿拉伯人，以色列當局固認之為以色列公民，但其地位則不與奉猶太人教者同等。他們受戒嚴令與歧視法律的管制。移動與旅行一律禁止，但在限定區域內者除外。除在某些次要部門任職外，亦無受僱於民政機關的權利。他們不准加入軍隊，只能擔任一些微職而已。

八五．以色列的歧視法律授權民政與軍事當局沒收阿拉伯人的財產並一發出通知即立將阿拉伯人逐出其居住處所與土地。以色列裏阿拉伯人獲得教育的機會遠不及以色列人。該地阿拉伯青年人無法獲享中等或高等教育，即有亦甚罕見。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分證上，蓋有一“B”字，以示地位之低下。

八六．但以色列代表卻到這講臺來大談其人權。以色列代表忘記了他本國的政府和人民如何對待巴勒斯坦九〇〇,〇〇〇個無辜的阿拉伯居民。這些人現在是四散各方一無所有的難民，他們的權利已被以色列政府褫奪淨盡。以色列代表也忘卻以色列土匪湧入巴勒斯坦境內各阿拉伯村莊，大肆殺戮、搶劫、驅逐其中居民，並向成千成萬的阿拉伯平民施行種種酷刑。

八七．難道以色列代表不記得他的政府曾以貨車及大型車輛滿載阿拉伯男、女、兒童，投諸荒野、窮谷、絕漠，使許多人飢渴憊乏而死，其餘則為野獸所食嗎？難道他不記得所謂以色列軍隊曾向我國邊境的和平小村落，迭施陰險的襲擊、肆意殺人嗎？難道他不記得在 Qibya, Nahhalin, Wadi Fukin, Gaza, El Sabha, Tiberias, Husan, Rahwah, Gharandal, Qalqiliya 及其他各地的悲慘事件？

八八．我知道他一定記得這些事，而且記得的比這還要多，但他現在卻在此發言誣告埃及將一小部分的猶太人驅逐。

八九．我想在這兒稍停一下，轉過來分析以色列這種主張的謬誤。我要首先強調一項闡明事實所必須指出的要點，這就是：被逐出埃及的人中，沒有一個是埃及籍的猶太人。少數離開埃及的猶太人，不是隸屬其他國籍的猶太人，就是沒有國籍的猶太人。

九〇．我們聽到以色列代表提出埃及受襲以來離埃的猶太人數目。除了他所舉數字大欠精確而外，我還得指出他所提那些猶太人，也包括法國和英國的國民在內。於是問題就變成這樣了：以色列所舉數字，是否將奉猶太教的法、英籍國民也算在內，作為離開埃及的猶太人中的一部分？而同這數目的猶太人是否又載入法國和聯合王國的名單，算是法、英籍國民？換言之，一個離開埃及的法籍猶太人，以色列將如何算法？認他為猶太人呢，還是算他是法國人？抑或他的名字在兩個名單上都出現，一次算是猶太人，一次算是法國人，因此，這裏算一個人，那裏又算是一個人？

九一．這問題正當的答案是：以色列對於被命離埃的任何猶太人並無提出要求的權利，因為他不是以色列的國民而是別國的國民，無論是法國的也好，聯合王國的也好，美國的也好，情形總是一樣。他並非視為猶太人而是視為法國人，或者是認為屬英國國籍或任何其他國籍的人。

九二．總之，這一來，以色列在此事上即無可舉之訴由亦無可提之控告。

九三．我現將今日紐約時報所載有關埃及猶太大教師所作聲述的報導一則讀出：

“埃及猶太大教師 Haim Nahoum 今日發言，謂任何外國政府，尤其是以色列，並未獲有代表埃及猶太人說話之權。

“該埃及猶太社區領袖復謂其屬下社區中人‘對英、法、以向吾人埃及祖國所施之殘暴侵略，同加譴斥’……

“據非官方譯文，該聲述說的是：‘我們一切社區中人所發表的意見，我們具有同感；我們對英、法、以三國向吾人親愛的祖國埃及所作的殘暴侵略，共予譴斥。我們為着埃及的光榮、隆盛及其兒女們的幸福，謹以熱誠，祈禱上帝。

“埃及的猶太人係埃及國族的構成部分。是以任何外國政府，特別是以色列，並未獲有代他們

說話之權，因為第一我們是埃及人，我們支持他們〔埃及人〕，支持他們所抱的獨立與愛國觀念……。”

九四．假如以色列認為世上一切猶太人都是以色列國民，又如猶太人要接受他們寧效忠於以色列而不效忠於其所屬國這個理論，那麼以色列就應知道凡牽涉以色列的情況亦將同時牽涉此等猶太人。假如以色列繼續干涉全世界上猶太人的事情，那麼以色列本身就是擾亂這些人的穩定生活，妨害他們。

九五．我是一個阿拉伯人，又是一個回教徒，對於任何猶太人，不懷半點敵意。反而認為他是神聖信仰的信徒，其教義乃我所承認而尊敬者。但這猶太人如受以色列損害我國民利益的政治所影響，又或廁身於猶太復國運動，則我們將從此分手。

九六．埃及有猶太人六六,〇〇〇人。他們在埃及裏過活，在那裏培育成人，和任何其他一人一樣。埃及政府對他們尚甚體諒，雖然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猶太人手上遭受種種壓迫，而以色列又曾利用埃及裏猶太人所享的有利條件，僱用他們一部分人從事間諜工作，赫赫有據。上次以色列侵略埃及時，埃及政府很慎重地對付某些埃及裏猶太人所從事的傾覆運動，但從埃及政府方面言，對有為以色列間諜重大嫌疑的某些猶太人，如不採防範措施，即為失策。

九七．是以，對埃及裏某些猶太人所採的某種措施，實係為着埃及國家的安全。埃及報告：六六,〇〇〇名猶太人中祇有一二〇人因公共安全上種種正當理由而受拘禁，此外亦祇有二八〇名無國籍猶太人經由紅十字會遣送離境。

九八．埃及在為以色列進侵的時候採此措施，實在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但且看身為侵略者的以色列，其對治下阿拉伯人所採措施又如何。這裏是以色列 *Haaretz* 日報十二月十七日所載的一段：以色列開始向埃及攻襲的時候，以色列當局曾為安全關係而大量拘捕居住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該報復謂以色列政府迄今拒絕釋放各該阿拉伯人。

九九．無論如何，以色列並無任何法律或國際上的權利得因埃及猶太人之為猶太人而干涉其事務。以色列作此嘗試祇更使人確信它是以埃及猶太人的保護者自居，從而使此等猶太人的行為更不知如何方屬正當。

一〇〇．這是關於以色列的話。至於法國與聯合王國，吾人倒願它們撤退，俾該兩國與阿拉伯各國間前此的信任與信賴得以部分恢復。我們原期望它們會為了它們在埃及的行為，為了它們在埃及所從事的侵略性軍事干涉，復為了它們與以色列聯同入侵埃及與巴勒斯坦南部，而道歉。

一〇一．我們原來期望它們為了它們先後施行空炸總共殺死千千百百的埃及人而說句弔慰的話，或者為了它們曾使埃及遭破壞、損失與慘痛，表示一點同情。但是它們不這樣做，反而堅認其對埃及的行動為正當有理並無不合。它們現正撤出薩伊德港，使當地平民，喪亡益重。

一〇二．十二月十六日，英、法重坦克與步兵，隆隆喧擾，於薩伊德港各區到處巡邏，射殺無辜平民，死者數十，傷者盈百，謂為替某軍官報復。事前他們在薩伊德港圍捕居民數百，加以盤問。我們得問：英、法軍隊秉何權力可在其侵佔的土地殺害居民，除非它們所根據的是侵略的權力；它們又賦有何種權力得在埃及本國裏逮捕埃及平民。

一〇三．它們不表示歉疚悔悟，不從它們施行殘暴的國家好好撤退，現還轉過來指控埃及驅逐英、法國民。我本來希望聯合王國與法國不採這種策略，設法收拾糜爛不生枝節，再為厲階。

一〇四．我曾細聽法國指控埃及各節，我很想知道法國代表是否自信其所言。他的話畢竟是籠籠統統的指控，既無充分證明又乏健全理由。法國以激烈的火力密襲埃及，致死亡遍野，今竟控告埃及驅逐其國民出境。看來邏輯的規律，似乎全都變了。

一〇五．我不願提醒法國代表注意其政府以往在阿拉伯人本土的歷史。這歷史充滿着血腥和砲火。我不願提醒他，因為我自己就最不願回憶以往那些日子，因為此刻向諸位發言的人那時就無辜的身中法人的鎗彈。反正目前在法國壓制下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事情，已經够受了，無暇再作其他愁苦的回憶。

一〇六．在法國看來，凡此一切，都屬情有可原，都沒關係。但對埃及，則它不可以採取某種安全措施來對付少數的法、英國民。

一〇七．埃及採用對付埃及國內少數法、英國民的行政措施，原係因埃及國家安全的需要，不得不然。埃及固有全權採行此種措施以對付其認為可疑的人，尤其是當埃及領土成為此等人的本政府軍事攻襲目標

的時候。並且，我們也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在薩伊德港和富阿德港有不少敵僑異常活動，於法、英軍隊進犯該兩城時暗中破壞埃及人所從事的全國抗敵工作。

一〇八．雖然有此事實，埃及政府據報告仍採一切可能措施，保護埃及國土裏所有外人的生命財產，包括英、法人在內，不因埃及遭此悲劇打擊引起國內民衆憤激而受影響。我們誰都知道，國人遭侵略者的殺戮與破壞時控制民憤，至爲困難。

一〇九．在法、英、以三國施行襲擊的時候，埃及情形，嚴重異常，而埃及政府仍能維持國內秩序，實值得吾人的稱頌。任何政府，無論其如何果毅明敏，亦難冀其阻止人民不向敵僑攻擊。但埃及政府竟能對埃及人與外國人一體採取必要措施以控當時情勢，保持公共安全，以及此等外國人的安全。

一一〇．埃及的代表答辯，令人折服，他已向吾人縷述事實的真相，這些事實絲毫無可置疑的餘地。

一一一．最後，本代表團原可更詳爲陳述，但指控埃及的各項理由既屬全無根據，其他各點可以無庸論列了。

一一二．我深信大會必不會重視控告埃及的各點。我們當前還有別的重要事項。這次中東的悲慘事件我們自應歸責於策劃的人。因他們的行動而產生的死亡與破壞，他們必須賠償。

一一三．主席：在未請名單上的下一位發言人發言前，我想依照某數代表團的請求向各位指出一點：議程項目六十六討論至今，仍未有任何代表團提出決議草案。因此，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般討論。

一一四．Mr. KUZNETS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法國及以色列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謂埃及政府在處理在埃及的英、法國民與猶太人一事上，侵害人權及違反國際法原則。

一一五．提出這個所謂控訴的國家，都是最近發動對埃及侵略戰爭者，就這一點，聯合國便應小心提防。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國家想把聯合國牽入一個卑鄙的陰謀。聯合王國、法國和以色列攻擊埃及。它們把薩伊德港毀壞淨盡；其他幾個市鎮和許多鄉村也受很大的毀損；它們殺戮埃及的和平人民，肆意蹂躪。這些侵略國家既已毀棄主權國家間關係的基本規則且復厚顏無恥地侵害人權違反國際法原則，現竟控訴新興

的埃及國侵害人權，而該國不過欲鞏固其民族國家的地位，將人民從殖民地長期壓迫的痛苦中解放出來，並求堅守其獨立發展的權利而已。

一一六．聯合王國、法國和以色列作此奇異的控訴，揆其動機，無非是想掩飾它們所犯的危害埃及和埃及人民及危害全人類的罪行。如果我們於一念之間真有認此控訴爲可予接納之意，那麼我們就得承認在我們這世界裏暴力當居法律之上——這種情形無疑的正是侵略者所圖造成的，同時，我們這樣便立下危險的先例，將來會有一天，一個侵略者會以法律與人道的維護者自居，自文其過反口噬人，控其犧牲者爲有罪。

一一七．這也不是一個什麼新謀略。凡覬覦其鄰人之所有的人，操行總屬如此。聯合王國、法國和以色列裏那派人物，曾發動對埃及的侵略，後經埃及人民英勇抗戰，及各方和平勢力堅決譴責此項侵略，並從事種種努力，他們便全歸失敗。如今這些人又圖規避其犯此不軌行爲之直接責任。此等煽動攻擊埃及的人，抱着這目的，企圖替他們自己的行爲辯護，反控埃及實施他們自己原須負全責的罪行。

一一八．那些侵略者以前在以刀劍炮火奪取埃及國家獨立的時候，並沒有想到維護人權。他們使用暴力奴役埃及勤勞人民；夷埃及爲殖民地的時候，他們也沒有關懷人權。等到埃及人民掙脫殖民地的枷鎖，將殖民者驅逐出去的時候，他們卻談起保護人權來。

一一九．這是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最喜愛的一套老謀略。每逢殖民者自己陷於困難，想藉武力以延長其統治，想恢復以往制度的時候，他們就大聲疾呼，說是有人侵害人權。

一二〇．但是今日已經不是十九世紀。那時候還可以爲殖民的土匪強盜式的劫奪自圓其說，還可以用這不甚高明的方法強迫他人奉行己意。今日對待亞洲和非洲的人民，再不能用以往建立殖民帝國的人們所用的方法了。在我們這時代——在這各國人民正奮奮力謀於殖民者與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時代——誰還株守舊法，就是對過去歷史毫無了解、毫無認識。聯合王國、法國和以色列裏的侵略分子，既然已經違反了憲章和國際法原則，自然沒有資格來倡導人權與人道原則。有一句阿拉伯俗話，用來描寫這情形最爲恰當：“他打我，倒是他哭”。

一二一. 當事人提出這徹頭徹尾虛偽的控訴是根據什麼理由呢？我們從法國、聯合王國和以色列三國代表的聲述可知埃及政府被控的是擅行逮捕和驅逐法、英國民及猶太人出境並沒收其財產。在此發言的埃及代表和某些其他國家代表都已證明埃及政府以前沒有做過，現在也沒做侵害人權的行為，法國、聯合王國及以色列的控訴都是全無根據。

一二二. 埃及為主權國家，行事俱以國際法為依據。任何主權國家，尤當其為被侵略者時，既屬完全有權採取，且亦迫於義務必須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自保其國內與國外之安全。此種措施，屬於主權國家的權限範圍，不是大會討論的對象。以目前一事言，此類討論更無可加討論的理由，因在對付英、法國民或猶太人中，未嘗施用暴力。

一二三. 問題是聯合王國、法國和以色列既已向埃及施行侵略，何以認為有提出此捏造的控訴於大會之必要。這不難答覆。其所以聲勢囂囂指埃及為侵害人權者不外是想藉此淆惑輿論、轉移視線、使不注意英、法、以軍隊在埃及所已作而現仍續行的野蠻破壞行為而已。

一二四. 侵略者對埃及人民的罪行日益大白於全世的時候，不得不出此牽制戰略，誠非偶然。英、法、以軍隊在埃及所行強暴的例證，在此引述的已不在少。今再舉最近才發生的事實數則。

一二五. 據十一月二十八日埃及政府聲述，英國直升機於十一月十九日攻襲薩伊德港西五哩一小島，並有軍隊降陸，攻擊該島上無防禦能力的平民。英、法軍隊對薩伊德島和平的平民作兇殘的海空轟炸。他們一佔了薩伊德港，便立即將城內幾條街道圍以有刺鐵絲網，隨向其中和平居民開火，殺戮婦孺。據當時在埃及的 *Amrita Bazar Patrika* 報記者 *Shubdas Banerjee* 所述，在薩伊德港施行軍事檢查的幕後，正在演出一齣觸目驚心的慘劇，使人想起當年納粹殘暴雷厲風行時的景況。瓦礫纍纍，婦孺屍骸遍地，不下千百——這就是英、法侵略者之所謂“警察行動”，而這兩個侵略者現又企圖扮演著人道主義與人權護衛人的腳色。

一二六. 這種行為還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以示殖民者於對付人民起來反抗其曩日的壓迫者時所犯的罪行嗎？

一二七. 這種毫無意識、兇殘的罪行，現仍繼續着。紐約時報，總不能算是聯合王國的一個仇人，但它在十二月十七日也報導英國軍隊最近對薩伊德港的良民復作血腥的屠戮。坦克和大炮都用了。埃及人傷亡數十。

一二八. 背約攻襲埃及的以色列軍隊，其對埃及非戰鬥人民的兇殘，亦不下於挑撥以色列進攻埃及的國家。

一二九. 在以色列軍所佔的埃及領土內，阿拉伯人民備受前所未聞的壓迫與逼害。千百完全無辜的人民，為以色列當局妄投於獄與集中營。

一三〇. 報紙又載以色列當局近來所採壓抑西奈半島上阿拉伯人民的手段，日益殘酷。以色列當局下令將道路、通訊設備、倉棧以及人口住居地等等加以破壞。以色列軍隊毀壞埃及道路的情形，可從十二月二十日紐約時報刊印的圖片略見一斑。埃及國民的財產搶運一空。凡此破壞，目的名為削弱埃及的軍事潛能。其實這簡直是土匪的行動。

一三一. 甚至以色列政府，對其自己所行的殲滅埃及非戰鬥人員(男女及兒童)的野蠻政策，亦不能緘默。以色列總理不得不在國會正式承認十月二十日有未嘗犯罪的阿拉伯農民四十八人於 *Kafr Qasim* 為以色列警察所殺。該總理自言，此等農民遭難時，正係從田裏歸來。

一三二. 據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事宜委員會方面消息，以色列本土內的阿拉伯人民遭受迫害。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視為次等國民；他們的公民與宗教自由被褫奪；他們的財產給沒收，復有人進行組織對他們聲罪致討等等。據以色列 *El Rabita* 報載，以色列當局宣佈阿拉伯人所居的某一區為封鎖區，使其地的阿拉伯居民無從進行農事。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民經常受威脅，且夕有為以色列軍隊裏討伐支隊向其施行武裝攻襲的危險，其中有人煙的地方全遭毀滅者，屢見不鮮。例如海法附近阿拉伯人村落 *Tira*, *Kappa Terim* 的 *Maronite* 人聚落，以及其他數處，就是這樣全遭毀滅的。

一三三. 此外尚可列舉其他事實證明侵略者曾在對阿拉伯人的待遇上明目張膽違反國際法原則、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等的規定。此等行為應予極嚴厲的譴責。而聯合王國、法國及以色列三國代表竟復視顏以人權與國際法的維護者自居！

一三四．不，我們若和他們同意，就無異承認盜匪行爲的合法，鼓勵侵略者的橫行，而將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廢棄。

一三五．聯合王國、法國及以色列向聯合國行此一着，尚有其陰險的目的。我們都知道，聯合國已譴責它們所作的侵略，並着它們的軍隊撤出埃及。但是它們的軍隊還沒有從埃及國土全部撤出，而侵略者正在尋各種藉口，俾可久居埃及，不惜公然違反大會於十一月二日、五日、七日及二十四日先後一致通過的決定。

一三六．我們不至於看不出聯合王國和法蘭西以清除運河障礙爲名而欲留下部分武裝軍隊於蘇伊士運河區的企圖；這從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聯合王國與法國兩政府致聯合國秘書長函裏〔A/3415〕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一三七．報上又載，以色列政府意欲運用各種可能方法，延緩將軍隊撤出埃及領土，更無意於從迦薩撤退。

一三八．今日之所以有人設法強使聯合國審議目前控訴，其唯一解釋就是聯合王國、法國和以色列仍未放棄其對埃及的侵略企圖。

一三九．大會決不能漠視此種沓阻的情勢。英、法、以軍隊一天不從埃及領土全部撤退，就一天不能說這些國家對埃及的侵略已告終止。聯合國當前的責任在於立刻完全停止對埃及的侵略並應迅取步驟消除該侵略所產生的後果。我們決不能容許侵略者反控遭其傷害的人，使它們轉移大會視線，不復注意這主要的責任。

一四〇．聯合國之需要制止污蔑埃及的運動，益形迫切，因爲發起此運動者，目前在好幾個國家內爲侵害人權的行爲，而這幾個國家的人民，正爲了反抗英、法的統治和爭取他們的自由與獨立而從事不顧一己的鬭爭。

一四一．不幸的是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大會最近一任他人擺佈以致離棄其鞏固各國和平與安全的目前任務，並且爲某些人所操縱，這些人對於採取有效措施以制止對國族，特別是對受壓迫的東方民族的侵略，是不感任何興趣的。

一四二．倘若聯合王國如此關懷維護人權，那麼聯合王國何以不終止其對賽普勒斯人的壓迫而將自決權給予那些屈服於其治下的賽普勒斯人民？何以聯合

王國爲保證人權起見，不廢棄其在賽普勒斯的腐敗的殖民主義政制？賽普勒斯人民爲求自決，已戰鬪多年，是以凡以任何藉口壓抑其在此方面要求的企圖，都是侵害英勇的賽普勒斯人的基本權利。

一四三．聯合王國已把賽普勒斯變爲自己的軍事基地，與法國共用，進行其對埃及的軍事侵略，並保留該基地，據以向阿拉伯各國施行軍事壓力，而一方面則無日無時不在侵害賽普勒斯人的人權，祇因爲他們願望從英國宰制下解放出來，便將他們絞死、鎗殺。

一四四．難道聯合王國不可以放棄它對馬來亞、肯亞和其他很多殖民地裏的和善人民的壓迫，來證明它尊重人權的意願嗎？

一四五．讓聯合王國不在口頭上而在行動上向我們表示它對人權的態度，讓它先從侵略者曾予極大損害且因侵略者攻擊而損失奇重的埃及那裏開始罷。

一四六．今請試論法帝國主義者階層對阿爾及利亞非武裝人民所作的血腥殖民主義戰。這可不又是露骨的侵害人權嗎？阿爾及利亞人民在其爭取自由的鬭爭裏損失程度的大小，在法國某要人 Edouard Depreux 的聲述中也可知其一二。他承認：至一九五六年四月初時，法軍已殺害阿爾及利亞愛國志士四八,〇〇〇人，拘囚二四,〇〇〇人。報載阿爾及利亞死傷人數，日凡數十起，或至數百起。阿爾及利亞愛國者的唯一罪過祇係愛他們的國家和爭取自由，但他們的血卻像河水般在阿爾及利亞境內奔流。

一四七．如果法國各代表想證明他們是贊成遵守人權，那麼，他們和跟他們一道進攻埃及的合夥人，就必得立刻將他們的軍隊撤出埃及，並對他們侵害而致的損失，盡予賠償。他們也應立刻停止對阿爾及利亞人的殲滅戰。這些人正在爭取脫離外國壓迫者羈伴而自建其生活的權利。

一四八．還有一層：現在嚷着所謂埃及侵害人權，正不知是不是一道幌子，背後準備進一步向阿拉伯國家進行侵略。

一四九．大會應斷然拒絕法國、聯合王國和以色列所提並無根據的控訴。這控訴不過是干涉埃及內政的一個新企圖而已。

一五〇．我們必須要求侵略者的一切軍隊立行撤出埃及並要求終止對安居樂業的人民所施的惡行。聯合國應設法保證埃及所受損毀由侵略者賠償。我們必

不要讓煽動侵略的人變成指控者，而侵略下的犧牲者卻變作被指控者。我們必須伸正義。保證正義的得伸就是聯合國的主要職責。

一五一. Mr. AZKOUL (黎巴嫩)：我們其實應感謝法國和聯合王國代表團把他們國民在埃及所受待遇問題提出大會。我們如果聽任那片面的和誇大的新聞報導或者曾經人加以歪曲和用了不大嚴謹的方法去分析的報導積漸影響人心，經過相當時間這種報導也許會在世界輿論裏造下一個印象，使人以為就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而言，埃及國內正在發生着某種大使人不安的事情。

一五二. 如果有此印象，將極不幸，不但因為這是錯誤的印象，而且最要緊的還是那個因三國的進侵埃及而造成的危險緊張情勢，將由此延續下去，寢且加劇，而此情勢正是我們要緩和或祛除的。現在正是最適當的機會來停止這些源源不絕滿含危險性的不負責任的報導，而正確了解法國和聯合王國代表團所提出的重要問題，使其真相，從此得以大白。

一五三. 我不大願意答覆今晨以色列代表提出的指控，因為以色列所作的指控大體都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極歪曲與撒謊的能事，此點早經約旦代表向我們指出，兼且提出指控的人，其己身的存在係以巴勒斯坦內阿拉伯人須受殘酷的痛苦為基礎的，因此這種指控聽來就更覺虛偽了。

一五四. 爲了這理由，我祇限於討論法國和聯合王國代表所提的問題。

一五五. 這問題的真相如何呢？埃及代表曾以簡單、切實、誠懇的方法向我們解釋。埃及未嘗向人挑釁，卻突遭三路大軍入侵，其中兩路是法、英兩強的軍隊。埃及安全既受威脅，即採某種措施，對付該兩國國民。埃及代表已把必需知道的情形告訴我們：第一，這些措施祇用以對付少數的法、英國民，同時他也向我們提供有關此點的事實和數字；第二，此等措施完全是爲了國家安全的關係而設；第三，它們附有種種必要的行政和法律上的保障；第四，它們完全符合國際法、日內瓦公約以及處理各國行爲與保護人權的聯合國各約章。

一五六.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不能不問何以法國和聯合王國對此等措施提出抗議。它們不是已經清楚知道埃及代表在此告訴我們的事實嗎？我個人深信法國和聯合王國不乏能認識埃及所採措施爲合法的法

律家。然則它們爲何抗議呢？難道是因爲——聽它們代表當時的陳述，似乎是如此——埃及所採措施到了該兩國已經接受停火辦法且已開始撤退軍隊以後就失卻了根據，同時難道是因爲——借用法國代表自己所說的話——法律狀態已經造成，法律界線已劃定了？

一五七. 但是，要斷定這種解釋的真價值，我們先要回溯停火並不是侵入埃及的幾個國家方面自發的行動，而是因爲埃及人民的光榮抗戰，各種外力的壓迫以及聯合國大會態度果敢的決議案，更不用說是因爲世界輿論所表示的公憤的關係，逼使這些國家採此立場。換言之，侵略國家服從聯合國所發停火令，但絕未放棄它們心裏所懷抱而欲藉它們所發動的戰事來實現的那些目的。因此，在這種情勢下，怕這些國家會重啓戰端，是很有理由的。至若它們軍隊之撤出埃及領土，乃係爲種種因素所逼，不得不然。它們會隨意附加許多含糊、不當的撤退條件，其後差不多是乾脆撤回或放棄了。但是——這也許是目前最重要的一點——這撤退至今仍未完成。

一五八. 有此種種因素，可知侵略國軍隊一日仍在埃及國土，即一日無人能向埃及保證對它的敵對行動不再發生，因此亦難怪埃及繼續施行其仍認爲國家安全所必需的各項措施。說情形是這樣，有其特別的理由，因爲埃及人民、中東一帶人民、甚或全世界各地許多別的人民，素來都深信世上理性、正義等原則的力量和堅定性，現在這信念已因那不幸的——我說是不幸，是說得溫和一點——埃及戰事而大起動搖了。

一五九. 由此看來，法國代表爲證明埃及所取安全措施並無根據而指出的那個新的法律狀態其實是還沒有安全確立的，因此他所說的法律界線也是至今未經明確劃定。祇要法國和聯合王國政府認識這點，我想它們爲它們在埃及境內國民所受待遇而抱的憂慮當可渙然冰釋。

一六〇. 不過，我認爲兩國之抗議埃及採取安全措施來對付它們的國民，其真正原因，還在於一個不幸的事實，那就是：在該兩國內，同時也在某些其他的西方國家內，仍存有某種傾向：對亞洲和非洲各國，在基本上抱有偏見。

一六一. 雖然我們常以爲這種傾向已日就消滅，但事實上在某種因素的影響下，這傾向還是蓬勃得驚人，所以這些西方國家也就不能公公平的對待亞洲

和非洲的國家。關於這種的頭腦，我想說幾句話。這頭腦是從某些關係中產生出來的，那就是殖民者與在其殖民治下的人民間的關係，處優越地位者與處卑劣地位者間的關係，獨立國家與附庸國家間的關係。帶此種頭腦的人，不幸仍未能自求適應於大家完全平等的那一新關係裏。今日在各自獨立各擁主權的民族中間，無論它們歐洲人也好，亞洲人也好，非洲人也好，在技術上是先進的國家也好，發展不足的國家也好，應有的就該是這種新關係。

一六二．現在表示詫異，不明所以的人，就是帶此頭腦，有此心理狀態的人。他們不肯承認到最近還被他們視為劣等的國家現在竟然可以和他們分庭抗禮，且可以如所有其他獨立主權國家一樣，行使一切獨立與主權的種種權利。我深信此種心理狀態大可以解釋某些歐洲國家何以對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起極端強烈的反感。埃及不幸事變的發生，根本上也是緣自這心理狀態。最後，這心理狀態也可以解釋何以法國和聯合王國今日抗議埃及對該兩國國民採行合法安全措施，該兩國本身若處同樣情勢下，也會採這些措施來對付僑居其國內的任何別國的公民的。

一六三．關於大會當前的問題我們從以上所述會得到一個什麼結論呢？第一，我們可以總括說：法國和聯合王國要求作妥善的保證，使埃及對該兩國國民所採的安全措施得以撤銷，殊不知這保證原即隱含於此種措施本身的性質和它整個的特徵裏面。因為這是安全措施，是因埃及的安全受了威脅而採取的措施，所

以照道理、按公義來講，除非是到了埃及的安全不再受危害，就不能望其撤銷。

一六四．要如何對待埃及才能消除埃及對本身的安全所抱的合理憂懼，這是侵略埃及的兩大強國所當自謀解決的事。我們深信如若該兩強誠意履行此項義務，則現所討論的措施將自行終止，而埃及裏的法、英僑民，亦將回復其多年來過着的正常安居樂業的生活。況且，聯合王國代表亦曾在本議場裏承認埃及政府最近幾天對此事的處置已較溫和。我們認為這正是法、英軍隊大部分從埃及撤退的自然結果。

一六五．從上述各事實中我們可得的第二個結論是：西方國家應特別作道德上的努力——也許是非常鉅大的努力——凡有殘留的殖民主義頭腦，俱應一舉掃除。這種頭腦，其產生的時代，產生的條件，都和現在不同，是因其存在亦祇有使人對今日的現實以及此種現實所加於吾人的義務不能作清楚的了解而已。

一六六．這種努力是需要的，不僅因為這可以安定人心使目前討論的問題不再引起焦慮，且也是那些國家與亞、非各國間真誠有效合作的基本先決條件。目下緊張情勢，已使一方面法國與聯合王國，他方面埃及與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互抱怨仇，苟再不作此努力，則此情勢容將愈來愈趨尖銳。這種情形，對所有關係各方都甚不利，且將危及世界該重要地區的和平。

午後一時散會

第六三一次全體會議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Prince WAN WAITHAYAKON (泰國)

議程項目六十六

一五九六年十一月一日至十日大會第一緊急特別屆會所審議之問題(續前)

一．Mr. DEJANY (沙烏地阿拉伯)：大會最近召集緊急會議，審議聯合王國、法蘭西、及以色列三國侵略埃及事件的某一方面。這三個侵略國幾天以來都在企圖轉移民衆注意，及逃避世人因它們對埃及——

受侵略之受害者——的可恥侵略行爲的責難。它們除了分發函件與情報之外，最後更向大會提出據稱若干英、法、以僑民及其他外國僑民在埃及遭受虐待的問題。

二．它們訴稱若干上述僑民曾遭受威嚇或接到驅逐出境命令，且有少數僑民的財產被查封、沒收及清理。它們更在備忘錄內訴稱埃及政府採取的措施違反確認尊重人權原則的聯合國憲章規定，並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